

雁郊原乡

交春日

陆亚利

立春这天，老家人称作交春日。一大早，父亲翻起一页黑字黄历，摺开夹子，塞进去牢牢夹紧。新一页黄历为醒目的红字，正中公历日洋码字左上方标示“今日立春”，右下方标注着农历日期。周边的凶吉宜忌、天干地支、星宿月相内容，密密麻麻，远比平常日子的多。父亲一面昂着头仔细查看，一面碎碎念念地掐指盘算，回头坐上矮凳，卷上一支旱烟，微笑着吧嗒吧嗒起来，对交春日的举止禁忌、凶吉宜危，似乎已经心中有数。

父辈们说，立春这天的日子比大年初一还要大。历经岁月淘洗，乡里已没有迎春官、祭春神、打春牛、吃春卷之类的庆贺祈福仪式，赶春社的风俗也日渐淡化改良。只是遗留一些禁忌，维系交春日的神圣，诸如不能动土、造灶、宰杀，不得沐浴、剃头、剔甲，不可赌咒、训斥、秽言。择吉日造房奠基、上梁圆垛、男婚女嫁、修坟立碑、开业搬家，地仙和师公都会规避交春日这样的大日子。这一天，人们一般不出远门，不做隐含风险、易犯禁忌的大事。父母们言行温和节制，遇上孩子调皮捣蛋，一改平日臭骂一顿的做派，只是轻言正色地打招呼：“今日交春日，莫逗骂哦！”一时犯糊涂的人，挑起粪桶拿起粪勺，准备掏粪给自留地小菜施肥，老爹爹定会一脸严肃地劝阻：“你咯年轻人俨冇合数，今日是吗日子呢！交春日做些咯个事，不怕得罪天老爷啊！”

印象最深刻的交春日禁忌，少时一直弄不明白原委。大人们说，立春交节的正点时分，用手挨碰树干，树就会枯死。他们煞有介事地宣传：一个叫花子到某某屋场讨米受到冷遇，图谋害死维系风水的堂老树。立春那天，靠着堂老树睡了一整天。果然，堂老树春天没有长叶子，当年朽成枯柴。我们小孩子把大人的话奉若神明，立春那天，收敛多手多脚的天性，仿佛每棵树都带电似的，遇树绕道，保持距离。交节时，我们神秘地告诫懵懂的弟妹，千万不要摸到树杆树枝。交春日正值天寒地冻，凝望光光的枝杈承受凛冽北风的侵袭，我们切切惦念着暖风，生怕因着交春时的冒失，树儿再也醒不过来，留下枯萎的悲凉。

记得有位伙计受同伴欺侮，心里憋屈又斗不过人家，便赌咒发誓宣称报复：“你看啰，哪天立春，把你屋里咯树一兜兜摸到，不摸不是人！”交春日，伙计摸过的几株桃树、枣树，照旧生枝发叶，并没有得到应验。伙计偷偷告知“法术”不灵，大家虽觉遗憾，心里却怀着暗喜。要是真的灵验，估计那位涂炭生灵的伙计，也会惶惶不安。懂事以后，我妄自揣摩，交春日不准摸碰树木的禁忌，大概意在吓吓小孩子爬树，免得坠落跌伤招惹祸端，只是图个吉利。

交春日如此多的禁忌，恰似个护身符，袒护我们小孩子放肆任性，无所顾忌。记得有一年，农历年前立春日，一个徕儿咬定交春日好比过年，闹着要放爆竹。他父亲好言相劝：“徕儿呃，过年还有好些天呐，现在把炮仗放了，过年就有得放哒，到时不热闹不好耍哟！”伙计心捏捏地想着放爆竹，高低不听父亲的反复劝说，尖声哭闹着，跑到存谷的大陶缸边，妄想揭开盖子拿取爆竹。很少发脾气父亲，大步追赶过来，抱住徕儿拖出门，厉声呵斥：“你咯徕儿哪咯不懂事啊，也太得意哒罢。炮仗两毛钱一封，不要钱买啊？屋里才买五六封，还有到过年就得你放完哒，拿吗个开财门、关财门，拿吗个接送人客？由你得冤，长大了还得了！”徕儿哭闹得更伤心，索性倒在地上，滚出一身灰尘，擦出个花猫脸。父亲火冒三丈，红着眼拎起徕儿，大声警告：“你莫依哒今日交春日就不敢打你是吧？依我性情发你几甲点心（打几耳光）！”看着父亲举起宽大的巴掌，做出抽打的样子，徕儿一阵惊悚，乖乖收口止住哭。父亲的巴掌没有落在脸上，转而轻轻拍打着孩子衣裤上的灰尘。徕儿一脸委屈地站在阶基抽泣良久，晚上不肯吃饭，半夜父亲塞过来一个法饼。那个徕儿不是别人，其实就是我。

民俗繁复，撇不开趋吉避凶的铁律，依农历历法创设举国同庆的春节，依阳历节气铸就交春日崇拜。少时记忆，乡民婚嫁喜事，多避开全年无立春的“寡年”，抢在年初年末两头春的“丰年”操办，至今遗风犹存。成年受教化，知道一点天文历法常识。交春日为春天开端第一天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自此经历“三候”，气温缓慢回升，万物萌动，蛰虫复苏。季候循环回归，始有春夏秋冬、春华秋实。年年岁岁春相似，岁岁年年春不同，有无交春日，历法差异使然，与年岁凶吉毫不相关。因为公历是平均太阳历，节气依据阳历相对固定，农历是阴阳合历，需闰月协调朔望月和回归年，于是依照农历纪年，立春便出现在年初、在年末、两头春、无立春四种情形。查证二十世纪一百年，年初立春的年份12次，年尾的14次，一年两立春和无立春的各37次。由此得出规律，立春的平常年不到三成，“丰年”和“寡年”均接近四成。

时代大不同，早些破解立春的神秘，让我们不再给下一代讲述交春日的故事。

只在此山中

黄柏桂

退休前的几十年瞎忙，我从未考量过晚年如何打发时光。一次偶然机会与尹东源先生相遇，先生随手送我两本字帖，一本赵孟頫描红，一本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

受练书法可延年益寿的诱导，我便专门弄了个书法室，并请吴国威老师题了室名。杨泽强先生及时送来毛笔及印章。于是，我天天提笔临帖，可最爱临的是赵孟頫《赤壁赋》和《归去来兮辞》。临得入神时，我偶尔还用地道的常宁腔吟诵几句，仿佛在寻找苏轼千古英雄皆逝水的感慨，体味陶渊明辞官还乡采菊东篱的悠然。

去年冬天，天气一直阴冷，长期的雨雪让人憋屈难受。终于盼来了一个大晴天，于是与朋友相约去爬泉峰冠，顺便拜访一位隐住山寺的书法同道。

沐浴着冬日的暖阳踏足桑梓之地，突然有了余光中老人《乡愁》中的那般情愫。

泉峰冠是我人生睁开双眼看到的第一处既朦胧又清晰的静物，六十多年前，母亲把我降生在山脚下的宜水河畔。

在自己成长的记忆深处，母亲滔滔不绝的童话有如潺潺宜水，永远绕不开这座神秘的大山。山上的蟒蛇精、白马精、猪婆精、蛤蟆精一个个既精通人性，又侠肝义胆，故事情节丝丝入扣且结局大悲大喜。有如蒲松龄的《聊斋》令人惊心动魄，使人血脉偾张。

除了母亲童话，每夜伴我入睡的还有泉峰冠寺庙里的阵阵更鼓和夜半钟声。

后来我一天天长大，却一直没见过母亲童话里的灵性精物。而光着双脚淌过宜水，提着镰刀扛着禾秆去泉峰冠砍柴，倒成了孩提时走出母亲童话的现实。

记不清到泉峰冠砍了多少次柴，也记不清双手多少次被划破流血，更记不清双脚多少次被藤蔓绊倒，记得极为清楚的是与年龄不相称的厚厚的肩膀皮和脚茧。

有西方哲人说，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。我想，人同样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座山头。如今的泉峰冠已不是孩提时那座大山了，常宁人早年在山脚截得宜水兴建了洋泉水库，漾起一泓绿水，美其名曰天堂湖。

我和小伙伴偷红薯的那畦山地早已无影无踪，斑驳陆离的底庵已建成了红墙黄瓦画栋雕梁的印心寺。而我这个当年为求生而来的砍柴少年，也已变成了为寻乐而至的花甲老人。

阳光洒满了寺院，大钟静静地挂在空中，香炉里腾着缕缕袅袅的烟丝，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檀香气。拱手拜过佛后，我们便径直走向了西幢那间简陋的书法室。

书法室的主人叫陆洋，一米八个头，国字脸，长胡须。虽然从未见面，得知我们是书法同道，正在潜心临帖的他连忙放下笔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

给我们斟上茶后，快人快语的陆洋立即跟我们攀谈起来，说书法，聊人

生，论茶道，唠家常。家长里短，整整一个上午直至用完素餐，此前的多方听闻加之眼前零距离的接触，使我初识了这位山东大汉。

一位水口山有色总公司的内退职工，带着妻子，一年大半时间住在泉峰冠，生活竟过得如此开心充实，是我始料未及的。

陆洋夫妇育有一个小孩，小孩在山东老家工作且已成家。老两口仅有收入是单位每人每月一千元左右的生活补助，唯一家产是松柏镇一处几十平方米的职工房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然而清苦的物资条件丝毫无法影响他的多彩人生。

每年天气好时，他总会带上妻子骑着摩托举家旅行。几年下来，历换数台摩托，骑行了20多万公里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饱览了祖国的壮美山河。天冷季节，他便栖身印心寺，身为省书协会员，借着十来平米的斗室，在这里孜孜不倦地阅读、思考、临帖、创作，常常一扎进去就十几个小时。身为省茶叶协会会员，也常有茶友远道而来与其品茗叙旧。他还带头在寺庙周围造林种树绿化山坡，农忙时常下山帮助缺少劳力的贫苦户干农活。

谈话时，他还领我们走进了自己带洗手间的简陋卧室，推开窗户乐不可支地说：“呵呵，你看，多好的享受啊！用矿泉水冲马桶，上厕所能听鸟语闻花香！”

陆洋一介布衣，讲缺点也许如优点同样多，然而那已无关紧要了，单凭他这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就足以让我折服。视名利金钱如淡云轻烟，没有抱怨，没有牢骚，快乐发自心底，一举手一驻足随处可撷取人生的幸福之花和开心之果。

沐浴着冬日的阳光，告别陆洋后，我和朋友继续循着当年砍柴的路径往山上爬，一边爬一边欣赏沿途风光，同行的游客举起手机不停地向我们拍照。

见过陆洋后，我仿佛一下子卸却了多年积压在心中的委屈。此时此刻，更想起当年的砍柴同伴，他们有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，而与我偷薯的那位虽然健在，可他仍然得靠劳动维持生计。自己每月享受着国家数量不菲的退休金，与他们相比，自己已沾了大光，还有什么吃亏可言呢？

须臾间，我与朋友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大山之巅，抬头仰望天穹，天是湛蓝湛蓝的，东北方天边清晰可见常宁市区连片乳白色的城池，不远处是连绵低矮的山峦，脚下是广袤的原野，原野上宜水蜿蜒，山丘点缀，民居错落，一派祥和。向西俯瞰，天堂湖千岛出绿水的旖旎景色尽收眼底。举头远眺，太阳挂在西方天边，把天上仅有的几朵云霞染得姹紫嫣红，阳光穿过彩云洒下万道金光，此情此景完全胜过雨后初晴时的满朝霞。
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唐代诗人刘禹锡对晚年生活尚有此情怀，我想，生活在新时代的五零后更应有诗有远方。